

Doris Lessing

第五个孩子

DORIS LESSING

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

[英国] 多丽丝·莱辛 著 何颖怡 译



译林出版社

第五个孩子

The Fifth Child

The Fifth Child

第五个孩子

DORIS LESSING



英国多丽丝·莱辛著 何颖怡译

译林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第五个孩子 / (英) 莱辛 (Lessing, D.) 著; 何颖怡译. —南京: 译林出版社, 2016.1

(莱辛作品)

书名原文: The Fifth Child

ISBN 978-7-5447-5517-7

I. ①第… II. ①莱… ②何… III. ①中篇小说-英国-现代 IV. ①I56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5) 第134526号

The Fifth Child by Doris Lessing

Copyright © 1988 by Doris Lessing
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Jonathan Clowes Ltd.

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© 2016 by Yilin Press, Ltd

All rights reserved.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: 10-2013-160号

书 名	第五个孩子
作 者	[英国] 多丽丝·莱辛
译 者	何颖怡
责任编辑	方 芳
原文出版	Harper Perennial
出版发行	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
出版社地址	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, 邮编: 210009
电子邮箱	yilin@yilin.com
出版社网址	http://www.yilin.com
经 销	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印 刷	恒美印务(广州)有限公司
开 本	850毫米×1168毫米 1/32
印 张	5
插 页	2
字 数	80千
版 次	2016年1月第1版 2016年1月第1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5447-5517-7
定 价	32.00元

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出版社调换
(电话: 025-83658316)

海蕊与戴维相遇于一场两人都不怎么想参加的公司派对，那一刻两人马上知道这就是他们等了一辈子的时刻。在别人眼中，他们老派、保守，更别提陈腐、胆怯、难以取悦，冠在他们身上的冷淡形容词简直没完没了。他们也对自己抱持顽固看法，强力捍卫，认为自己只是平凡人，而且平凡有理，不该因为他们情感自制又挑剔而饱受批评，仅仅由于这些特质跟不上时代。

在这场著名的公司派对上，两百名员工挤在一间华丽庄严的长房间里。三家关系企业公司（都和建筑有关）的员工，每年年终一起在此举行派对，其余的三百六十四天，这个房间是会议室。派对很吵，小型乐队演奏节奏的砰砰声震动墙壁与地板。多数人在跳舞，因空间狭小而摩肩接踵，对对男女在原

地跳跃打转，好像脚底下有隐形唱盘。女员工盛装出席，夸张、诡异、色彩缤纷：看我！看我！部分男士也同样惹人注目。少数不跳舞的人被挤到墙边，包括海蕊与戴维，捧着酒杯独自站着——仿若旁观者。两人都在想，跳舞者（男女皆是，女性尤然）的脸扭曲挤皱，说是快乐享受，倒也像痛苦呐喊。这场面有种硬挤出来的兴奋狂热……但如同他们的许多其他想法，海蕊与戴维也不期望有人能分享自己此刻脑中所想。

从房间这一头望去，如果有人能在装扮夺目的人海中看到靠墙而站的海蕊，她就像模糊的蜡笔画。仿若印象派画作或魔幻特效摄影里的女孩，海蕊和背景融成一片。她身旁的大花瓶插着干燥植物，她的连衣裙也是花草图案。仔细点看，便会发现她留了黑色鬃发，全然过时……蓝色眼睛，温柔但深思……嘴唇紧抿。其实，她的轮廓很深又好看，身材结实。一个健康的年轻女子，但，或许更适合待在花园里？

戴维已在原地站了一个小时，深思慢酌，严肃的灰蓝色眼睛不时地看看这个人、那一对，看他们如何攀谈又分开，在人群里来回弹跳。海蕊觉得戴维的样子并不沉稳，好似踌躇彷徨，不断挪动脚后跟维持平衡。他是个瘦长的年轻男子（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小），有张耿直的圆脸，还有一头女孩都想抚弄的柔软棕发，但他沉思的眼神随即让她们断念。他让女孩觉得不舒服，海蕊倒不会。她知道戴维外表的警戒疏离正是她的翻版，由此

判断他的风趣态度纯粹是努力装出来的。戴维的心里也对海蕊有相同的评估：她似乎和他一样讨厌这种场合。他们一眼就认出对方。海蕊在一家设计并经销建材的公司业务部上班，戴维是建筑师。

到底这两人是什么地方被视为怪胎、与别人格格不入？是他们对性的看法！这可是六十年代！戴维曾和一个他爱得很勉强的女孩维持了一段漫长而困难的关系，她正是戴维不想要的那种女人。他们笑说性格互斥才相吸嘛。她嘲弄戴维企图改造她：“我猜你认为你可以让时光倒转，从我开始！”自从他们相当不愉快地分了手，戴维猜她睡遍了希生斯白兰特公司里的每个男人。如果她也跟女人睡觉，他亦不吃惊。今晚的派对，她也来了，穿了一件猩红色洋装镶黑色蕾丝，巧妙地模仿了弗拉明戈的舞裙。在这件混搭品之上，她的头惊人浮现，纯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复古风，丝缎般黑色长发在颈背处垂成一束，又在耳后扎成黑色光滑的两束，额头上还有一绺黑发。她和舞伴在房间另一头飞转，隔着人海对戴维疯狂挥手飞吻，他则微笑以对，不伤感情嘛。至于海蕊，她还是处女。她的女友闻言尖叫：“你疯了吗？你现在还是个处女？”如果处女是一种需要辩解自卫的生理状态，那她不当自己是个处女，而是用美丽包装纸层层包裹，等待慎重送给正确对象的礼物。连她的姐妹都笑她。当她坚称“很抱歉，我不喜欢随便和人上床，我不适合”时，

办公室的女孩似乎颇觉好笑。她自知是众人有趣的话题，常被刻薄地讨论。就像她祖母那辈的好女人常用冷酷鄙夷的口吻说：“你知道的，她不道德”或“她没有多好”或“她根本没有道德观”；又如她母亲那辈的女人会说：“她是男人迷”或“她是花痴”——现在，这些开化的女孩也说：“铁定她童年时发生了什么事，才会这样。可怜的女孩。”

的确，有时她也觉得自己运气不佳或某方面有缺憾，因为她和男人外出吃饭、看电影，当她拒绝进一步发展时，就被当作是不够大方、思想病态的铁证。她也曾和一个年轻女友（比办公室那些女孩年轻）往来一阵子，结局是：海蕊绝望地界定那女孩“和其他人没两样”，而界定自己是“不合时宜者”。多数夜晚，她孤独度过，周末则常回母亲家。她妈说：“嗯，你只是老派了点。很多女孩如果有机会，也想保守点。”

这两个古怪的人，海蕊与戴维，不约而同地从自己的角落走向对方。“不约而同”这点很重要，因为这个著名的公司派对后来成为他们故事的一部分。“是的，完全同一时间……”他们必须挤过拥到墙边的人群；把杯子高举过头，以防泼洒到舞客。当他们终于面对面，露出微笑（或许略带焦虑），他牵起她的手，两人沿路推挤人群走到隔壁房间，那里供应自助餐，挤满了喧嚣的人群，他们又挤过人群到走廊，零星几对情侣在此热拥。他们推开第一扇未上锁的门，里面是间办公室，有办公桌椅，还

有一张沙发。寂然……嗯，几乎。他们叹了口气，放下酒杯，相对而坐，这样才能尽情看着对方，开始聊天。他们热烈交谈，仿佛以前都不准说话，又仿佛极其渴望说话。他们继续紧紧相偎聊天，直到走廊对面的房间嘈杂声渐歇，然后他们悄悄溜走，回到戴维位于近处的公寓。他们躺在床上，手牵手继续聊天，时而接吻，而后睡去。海蕊几乎是马上搬去和戴维同居，因为她只分租得起大公寓的一个房间。他们已经决定春天结婚。何必等待？他们是天造地设的一对。

海蕊是长女，有两个妹妹。一直到十八岁离家，她才知道自己受惠于童年良多，她多数朋友的父母离异，过着随性而危险的生活，而且套句说法——有情绪困扰的倾向。海蕊毫不困扰，她总是知道自己要什么。她在学校表现不错，上了艺术学院，成为制图设计师，这份工作用来打发婚前时光，还算合适。她从不烦恼要不要做职业妇女，但她不希望大家认为她比想象中的还要古怪，所以此事还有讨论空间。她母亲是个满足的女人，拥有想要的一切，至少她和她的女儿们如此认为。海蕊的父母理所当然地认为快乐的生活奠基于快乐的家庭。

戴维的家庭背景完全不一样。他七岁时父母便离异。他常（其实太经常了）开玩笑说，他有两对父母；他是那种拥有两个家，在两个家都有房间的小孩，两边父母都很关切他的心理问题。他没被恶意对待或刁难，虽然心理上不舒服，甚至不快乐。

他母亲的第二任丈夫，他的继父菲德烈·柏克是个做学问的人，历史学者，在牛津有栋寒酸的大房子。戴维还蛮喜欢他的继父，他人很好但有点冷淡，他母亲也一样和善而疏远。他在那栋房子的卧房就是他的家，或者该说“曾经是”他的家，因为在他的想象中，他很快就要和海蕊建立一个家，是过去这个家的延伸与扩大。曾经被他视为家的那间大卧房位于房子尾端，俯瞰荒芜的庭院；房间寒碜，充满男孩时期的气息和典型英国式冷淡的气氛。戴维的生父詹姆斯·骆维特再娶的对象和他是同路人，一个能干、善良、聒噪的女人，散发着富人式的犬儒愉悦。詹姆斯是造船商，每当戴维同意造访老爸，他的“家”不是游艇卧铺，就是法国南部或西印度群岛别墅里的一个房间。他们会说：“戴维，这是你的房间！”他还是比较喜欢牛津的老房间。成长过程中，他对未来有严格的自我要求，他的孩子绝对要过不一样的生活。他知道自己要什么，也知道他想要什么样的女人。如果说海蕊是以老派观点看待她的未来——某个男人将交给她一把开启她王国的钥匙，在那个王国里，她将找到本性渴望的一切，或许她一开始并不自觉这是她的天赋权利，而后却日益坚定趋近这个目标，不容任何模糊与曲折——戴维则视他的未来是需要努力以赴与细心保护的。他的妻子必须与他有下列共同点：他们都知道幸福在哪里并知道如何保有它。认识海蕊时，戴维已经三十岁，在这之前，他以野心男子

的严峻自律投入工作，现在他是为了“家”而努力。

他们想要的那种生活和适合的房子，在伦敦是找不到的。反正，他们也不确定要住在伦敦，他们宁可选择有特殊风味的小城。周末时，他们在伦敦附近（通勤可达）的城镇找房子，没多久便找到一栋坐落于茂盛花园的维多利亚式大房子。完美极了！但对年轻夫妇而言，实在太疯狂了——三层楼外加阁楼，许多房间、走廊与楼梯转角……孩子再多，也有足够空间。

他们的确想要许多孩子。怀抱对未来的巨大期望，他们以微带挑战的口吻说：“我们不在乎孩子多。”“四个，甚至五个……”戴维说，“或者六个。”“或者六个！”海蕊说着，因如释重负而笑出泪来。他们倒在床上大笑、翻滚、亲吻，狂喜不已，因为他们原本以为“多生孩子”这档事可能会遭到对方拒绝或者必须妥协，现在显然顾虑解除了。不过，他们也只能跟彼此说“至少生六个”，却无法讲给别人听。因为戴维虽然薪水不低，再加上海蕊的薪水，却仍付不起这栋房子的贷款。但他们会想办法应付。她会继续工作两年，每日和戴维坐车到伦敦上班，然后……

买下这栋房子的那个下午，他们手牵手站在前廊，花园里鸟儿啁啾，早春寒雨将仍乌黑的树木粗枝淋得发亮。他们打开前门，心儿快乐怦跳，置身极大的房间，面对宽敞的楼梯。前任屋主和他们一样，知道“家”该是什么样子。一楼的墙壁全部

打掉，空间变得极大，一半是厨房，以一道矮墙做区隔，矮墙上面可以摆书，剩下的一半空间足够摆上长沙发、椅子等让人伸展手脚和舒服享受的起居室家具。他们温柔轻步穿过这个巨大房间，屏住呼吸，微笑相视，看到对方泪水浮上眼眶，便笑得更开心了。他们走过即将铺上地毯的光秃地板，踏上老式铜条贴边（也需要铺上地毯）的楼梯，往上爬。二楼有一间大卧房——他们的；正对门是一间小卧房，他们的孩子出生后将先住在这间。这一层还有四间颇像样的房间。他们继续跨上变得稍窄但仍然宽敞的楼梯，三楼还有四间卧房，窗子和楼下卧房的一样，可以看到树木、花园与草坪——全是郊区的愉悦景色。再往楼上走，是巨大的阁楼，孩子到了喜爱神奇秘密游戏的年纪时，正适合他们玩耍。

他们慢步踱下楼梯，一层楼，两层楼，经过一个又一个房间，想象里面满是孩子、亲戚与客人，再度来到他们的卧房。房间里有张大床，是前任屋主夫妇特别订做的。售屋代理人说，前任屋主如要带走这张床得拆下来，况且他们要搬到国外了。海蕊与戴维并肩躺在床上，审视自己的房间。他们静默不语，惊喜于他们所接收的一切。未来的岁月里，窗外的紫丁香树、躲在树背后渲染的太阳，都将在宽阔的天花板上描画出诱人的阴影。他们转头望向窗外，紫丁香树梢花苞饱满，马上就要灿烂绽放。然后他们转头相视，泪水滑下脸庞。他们开始在那张

床上做爱。海蕊差点哭喊：“不要，住手！我们这是干什么？”他们不是决定要两年后才生孩子吗？但她被戴维的意图感动了——是的，他以一种审慎专注的热情与她做爱，深深望进她的眼睛，让海蕊接受了他，也接受他占有她体内的未来。她没用避孕用品（他们都不信任避孕药），现在又是受孕期。但他们以这种严肃审慎的心情继续做爱，一次，两次。稍后，当卧房暗了下来，他们又做了一次。

海蕊很害怕，却决心不显露自己的忧惧，小声说：“嗯，我猜木已成舟了。”

戴维笑了。那是种肆无忌惮、不顾一切的大笑，完全不像素日那个风趣、节制、谦虚的戴维。现在房间变得很暗，显得巨大，好似无边的洞穴。树枝刮过近处的墙壁。房间内有冷雨湿土与性爱的气味。戴维躺着微笑，当他发现海蕊在看他，便微微歪过头去，用笑容包纳了她，但是他的眼里闪烁着她无法猜透的心思。她不认识他了……为了打破眼前的魔咒，她飞快地说：“戴维。”但是他的拥抱突然收紧，他的手以海蕊想象不到的力气抓住她的上臂，坚持不放，仿佛告诉她：安静。

他们躺在那儿，直到逐渐恢复平常，才能转头注视亲吻，那是令人安心的白日之吻。他们起身在湿冷黑暗中穿衣——房子还没通电。他们安静地走下楼梯，步出这栋他们已经完全占为己有的房子，进入尚未被他们占有，依然对他们神秘隐藏的

花园。

海蕊坐进车子准备回伦敦时，打趣说：“嗯，如果我怀孕了，我们要怎么付这栋房子的钱？”

真的，怎么办？果然就在那个下雨的黄昏，就在那间卧房里，海蕊受孕了。想到他们资源的稀少与财力的薄弱，好一阵子，他们心情非常不好。人一旦贫困窘迫，就仿佛等待世人审判；海蕊与戴维也觉得自己贫瘠、无能，除了被众人视为“脑袋不清楚”的固执信念外，一无所有。

虽然戴维富有的生父与继母支付他的教育费（以及他妹妹德博拉的教育费；德博拉喜欢生父的生活方式，他则喜欢生母的生活方式，因此兄妹俩很少见面，他对两人的差异以一言蔽之——她选择了富人的生活），除教育费外，他从未向生父伸手要过钱。现在也不想开口，但是他的英国父母（他如此形容生母与继父）没什么钱，他们只是毫无野心的学院派人物。

一天下午，戴维、海蕊、戴维的母亲莫莉、继父菲德烈四个人站在起居室楼梯旁，环视他们的新王国。现在厨房已摆了一张巨大的桌子，至少可以坐十五到二十人；起居室还有他们购自二手货拍卖场的几张大沙发与宽敞的扶手椅。戴维与海蕊站在一起，面对这两个审判他们的老人，觉得自己似乎显得越发悖理反常，过于幼稚年轻。莫莉与菲德烈身材高大，不修边幅，白发丛生，衣着讲求舒适，似乎刻意唾弃流行。他们看起来

就像两堆和蔼可亲的稻草堆，却没用戴维平日熟悉的眼神互看对方。

戴维故作幽默道：“好吧，你们可以坦白说。”他的语气掩不住焦虑。他轻揽海蕊，后者因害喜与一整个星期都在刷地板、洗窗子而脸色苍白、筋疲力尽。

菲德烈理智地问：“你是要开旅馆吗？”他决心不做论断。

莫莉问：“你们到底想要几个孩子？”然后短促一笑，表示她知道反对也没用。

戴维轻声说：“很多。”

“是的，”海蕊说，“很多。”她不像戴维那么清楚他的父母对他们的行为感到有多困扰。莫莉、菲德烈和所有搞学问的人一样，虽努力表现出绝不从俗的模样，事实上，他们却是传统的精髓，不喜浮夸的精神与举止无度的表现，这栋房子就是！

戴维的母亲说：“走吧，请你们吃饭，如果附近有像样的餐馆。”

吃饭时，他们聊些别的话题，直到喝咖啡时，莫莉才说：“你知道你得向你父亲开口求助？”

戴维痛苦皱眉，但他必须面对现实，重要的是这栋房子，以及他们将在这栋房子里过的生活。莫莉与菲德烈从戴维坚定不移（在他们看来，只是年轻人的自以为是）的表情看来，知道他认定他在这栋房子里的未来日子将一笔勾销、抹去并豁免他

两对父母的缺憾生活。

当他们在餐馆黑暗的停车场道别时，菲德烈说：“就我看来，你们两个疯了，根本就是头脑不清。”

莫莉说：“是呀，你们根本没想清楚。还有孩子……没养过孩子的人不知道养孩子有多麻烦。”

戴维笑了，提出他的论点——一个莫莉只能故作微笑以对的老论点：“你不是母性的类型，这不是你的本性。海蕊是。”

莫莉说：“好吧！反正是你的生活。”

她打电话给戴维的父亲詹姆斯，当时他正在外特岛海边的游艇上。他们的对话以“我想你该来亲眼看看”结尾。

“好吧！我会的。”他说，响应了前妻的弦外之音。他一直不擅应付她意在言外的表达方式，这也是他乐于与她分手的主要原因。

就在这次对话后不久，戴维与海蕊再度与戴维的另一对父母站在房子外，这次他们没进门。杰西卡站在草坪中央，草坪上覆满冬日与多风春日扫下的落叶，她严苛地审视那栋房子。对她而言，它就和英国一样，阴沉又可憎。她和莫莉年纪相当，看起来却至少年轻二十岁，身材苗条，肤色古铜，没抹防晒油，却好像全身油亮。她有一头闪亮的金色短发，衣着鲜艳。她用翠绿色鞋跟踩踩草坪，看着丈夫詹姆斯。

他已经看过这房子一次，说：“这是不错的投资。”一如戴

维预期。

戴维说：“是的。”

“要价没偏高。我想可能是因为对多数人家而言，这房子太大了。房地产鉴定没问题吧？”

戴维说：“没问题。”

“这样的话，贷款由我来出吧。要付多少年？”

“三十年。”戴维说。

“房贷期满，我大概都死了。嗯，反正我也没送你像样的结婚礼物。”

杰西卡提醒他：“到时，你也得给德博拉相同待遇。”

詹姆斯说：“我们替德博拉做的远超过戴维。反正，我们负担得起。”

杰西卡笑着耸耸肩，钱，大多是她的。出手阔绰是他们的生活写照，戴维曾浅尝过那样的生活，激烈排斥，虽然他从未明讲，但他比较喜欢牛津那个家的拮据俭省。过于华而不实、过于轻松，那是富人的生活；但现在他必须承受它的恩惠。

杰西卡像只小鸚鵡栖立于潮湿的草坪，说：“敢问一声，你们打算生几个孩子？”

戴维说：“很多。”

海蕊说：“很多。”

杰西卡说：“幸好是你，不是我。”然后她与戴维的父亲双

双离开花园，离开英国，如释重负。

接下来是海蕊的妈妈多拉丝进入他们的生活。海蕊或戴维从未想过：“天哪，糟透了，老妈整天在跟前。”他们既然选择了家庭生活，结果就是多拉丝会时不时来帮帮海蕊，虽然多拉丝宣称她得回去过自己的生活。多拉丝是寡妇，她所谓“自己的生活”是造访三个女儿。老房子早就卖了，她有个小公寓，不怎么好，但她不是好抱怨的人。当她第一次目睹这栋新房子的庞大，以及未来可以容纳多少孩子后，连续好几天，她都异常沉默。带大三个女儿并不容易，她的丈夫是化学工程师，收入不错，但总是余钱不多。她太清楚养一个家（不管多小）要花多少钱。

一天他们三人晚餐时，她表达了看法。戴维那天回家晚了，火车误点。通勤上班本来就不轻松，戴维尤其辛苦，一天来回两趟，两小时。但这是他对实践梦想的奉献。

厨房大致布置完成：一张大餐桌，摆了四把厚重的木椅，其他的椅子靠墙摆放，等待还未出世的家庭成员与访客。厨房里还有一个阿嘉牌大炉子，一个老式餐橱柜，上面有钩子可悬挂杯子与马克杯。花瓶里插着从花园中摘下的花，夏天时，那儿盛开玫瑰与紫丁香。他们正在吃多拉丝做的传统英国布丁。屋外，风声与飞舞的树叶不时打在窗台上，发出微小的砰砰声，显示秋意正浓，但是他们将温暖厚重的印花窗帘拉上。